

#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五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五輯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國語言學研究所 編輯

● ● ● ● ●

#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五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 第25辑/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  
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ISBN 7-100-03468-X

I. 语... II. 北...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82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ǔYÁN XUÉ LÚNCÓNG

**语 言 学 论 丛**

**(第二十五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468-X / H·886

---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5/8

定价:17.00 元

## 《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按姓名笔划排列)

王洪君 王福堂 李小凡 何九盈 陆俭明  
陈松岑 陈保亚 张双棣 林 焘 唐作藩  
郭 锐 耿振生 蒋绍愚

**本辑执行编辑:**郭 锐

## 目 录

|                         |           |
|-------------------------|-----------|
| 先秦与古希腊语言观念比较·····       | 李 娟( 1 )  |
| 黏合式多重定名结构的语序·····       | 方 希( 33 ) |
| 汉语话题的语法地位和语法化程度 —— 基于真实 |           |
| 自然口语的共时和历时考量·····       | 袁毓林( 82 ) |
| 北京话“什么”的口语形式·····       | 刘 芳(116)  |
| 客家话反复问句中的合音现象·····      | 项梦冰(152)  |
| 句法结构的嬗变对副词和形容词的语法标记发展的  |           |
| 影响·····                 | 石毓智(168)  |
| 试论近代汉语中“V 的 V”结构·····   | 傅惠钧(189)  |
| 再谈唐宋处置式的来源·····         | 刘子瑜(206)  |
| 先佛汉语数词的语法语义·····        | 何莫邪(232)  |
| 从《论衡》与东汉佛典三音词语的比较看东汉词汇的 |           |
| 发展·····                 | 胡敕瑞(243)  |
| 两汉时期的助动词系统·····         | 李 明(257)  |
| “枕之股”的句法和语义·····        | 邵永海(284)  |
| 以殷周之际天命观释读《尚书》例·····    | 徐 刚(295)  |
| 纳西东巴文多音节形声字研究·····      | 喻遂生(305)  |

## CONTENTS

|                                                                                                                                                               |                           |
|---------------------------------------------------------------------------------------------------------------------------------------------------------------|---------------------------|
| The comparison of the language concepts between pre-Ch'in Dynasty and ancient Greece .....                                                                    | Li Juan(1)                |
| Word order of multiple bound construction in attribute-head structures .....                                                                                  | Fang Xi(33)               |
| Grammatical status and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topic in Chines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nsiderations based on real and natural spoken data ..... | Yuan Yulin(82)            |
| The oral form of "shenme (What)" in Beijing Mandarin .....                                                                                                    | Liu Fang(116)             |
| The constructions of V-not-V questions in the Hakka dialects .....                                                                                            | Xiang Mengbing(152)       |
| The effect of syntactic change 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suffixes of adverbs and adjectives .....                                                              | Shi Yuzhi(168)            |
| On "V de V" construc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                                                                                                        | Fu Huijun(189)            |
|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in Tang-Song Dynasties .....                                                                    | Liu Ziyu(206)             |
|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re-Buddhist Chinese numerals .....                                                                                               | Christoph Harbsmeier(232) |
| To review th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 East-Han dynasty                                                                                                      |                           |

|                                                                                                                                  |                   |
|----------------------------------------------------------------------------------------------------------------------------------|-------------------|
| by comparing the trisyllabic words and phrases in Lunheng<br>and Buddhist scriptures .....                                       | Hu Chirui(243)    |
| The system of auxiliary verbs in the Han Dynasty<br>.....                                                                        | Li Ming(257)      |
|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zhen zhi gu” in pre-Ch’in Chinese<br>.....                                                          | Shao Yonghai(284) |
| Interpretation of some difficult sentences in Shangshu from<br>the Point of Tianming-guan at the Beginning of West Zhou<br>..... | Xu Gang(295)      |
| A study on polysyllabic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in Naxi writing<br>.....                                                        | Yu Suisheng(305)  |



# 先秦与古希腊语言观念比较<sup>\*</sup>

李 娟

**提要** 根据中国先秦和希腊古典时期思想家有关语言的论述,分别归纳整理出先秦和古希腊哲人的基本语言观念,并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探讨了这种最初对语言的基本把握与研究者所面对的语言特征的关系,论证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西语言研究传统的根本性差异。希望通过对语言研究传统的溯源达到对不同的语言结构差异的深入认识。

人类最早的语言观念可上溯到早期的语言神话。不过,真正最早把对语言的认识诉诸理性的阐述的是早期的哲学家。尽管早期哲学家对语言的论述谈不上系统和完整,而且常常是散见于他们的哲学著作的若干篇章中,但他们对语言最初的认识以及他们阐述语言的方式却是后来的语言研究的基础。这里,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先秦和古希腊古典时期存在的语言观念之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差异和各自的语言结构特征的关系。

## 一、古希腊哲学家对逻各斯的把握

### 1. 逻各斯最初的内涵及其与语言的关系

逻各斯,是希腊语 λογος(logos)的音译,含义很广,有谈论、说

---

\* 本论文据作者的博士论文(1999,理论语言学方向)第一章的一部分修改而成。

明、思想、理性、公理等许多意思。(汪子嵩等 1988)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观念基本都体现在对逻各斯的分析把握上。

最早把逻各斯作为哲学上的概念加以阐释的古希腊哲学家是以强调运动变化著名的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他生活的年代是大约公元前 500 年左右。

赫拉克里特认为宇宙是一团永恒的火,按照逻各斯燃烧、熄灭、转化,万物都是按照逻各斯产生的,逻各斯是普遍而永恒的存在<sup>①</sup>。这些论述把逻各斯作为万物存在的普遍法则。

赫拉克里特的逻各斯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他认为,逻各斯还属于灵魂,并且,语言是表达思想的逻各斯。logos 指一句话,其复数形式 logoi 指一番话。(汪子嵩 1993:136)当然,这里的一句话或一番话不是指言语中的个别的感性的意象,而是指其中抽象的道理。

后世的哲学研究中,有人强调赫拉克里特的逻各斯具有客观规律的含义,有人强调他的逻各斯的主观内涵。汪子嵩等人在所著的《希腊哲学史》中认为,在赫拉克里特的时代,物质和精神还没有明确区分开来,本人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在赫拉克里特看来,思想及其表达,与其他万物的产生与存在一样是属于逻各斯的。后来的斯多噶学派哲学家把逻各斯解释为“宇宙理性”,而基督教神学则直接把逻各斯解释为“神”,都与赫拉克里特逻各斯原有的含义相关。

比赫拉克里特稍后的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另一位从哲学意义上谈论逻各斯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开创了形而上学的论证方式,被认为是最早有意识地进行逻辑论证的西方哲学家,对柏拉图的思想影响很大。

巴门尼德认为绝对的真理是唯一的,不动的,无生灭的,完整的连续不可分的一,他称之为“存在”。同时他认为,能够被思维的和能够存在的乃是同一回事。思想的对象应该是,也只能是存在。而感觉的对象是非存在。感觉获得的内容是有生灭的、运动的和可分的。对于思想与存在的关系,巴门尼德说,“凡能被思想的只能是关于存在的思想。因为你找不到没有存在的思想,它却是被表述的。”(巴门尼德《论自然》)②

这样,在巴门尼德那里,存在真理与理性统一起来,而逻各斯就是人认识存在真理的手段和方法,或者说是理性本身。这里逻各斯的“方法”的含义发展到后来就是逻辑,即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显然,逻各斯的含义在巴门尼德这里去除了客观规律的含义,比在赫拉克里特那里有更强的主观性。

赫拉克里特与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并不一致,尤其对于理性的蕴含有不同的理解,前者强调运动变化,后者强调静止永恒,但二者都相信可以从理性达到对绝对的认识,并且这是唯一的途径。撇开哲学意义上的探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观念与语言特征间的联系。

赫拉克里特的残篇中有许多地方谈到逻各斯,在涉及灵魂的逻各斯时,他认为“思想是人人共同的”,但只有健全的思想才能按事物的逻各斯去认识它们,健全的思想就是灵魂的逻各斯,而语言是表达思想的逻各斯。那么灵魂的逻各斯究竟在语言中如何体现,赫拉克里特并未明确指出。

这种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巴门尼德那里阐述的更明确些。“存在”原文是希腊文中的系动词 *eimi* 的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陈述式 *estin*(是),巴门尼德用这个词指称绝对的普遍的

永恒的真理。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赋予系动词以重要哲学内涵的做法。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专门用一章追溯“存在”(being)这个词的语源,其中之一为 \*es, 在梵语中为 \*as, 包括动词变形 esmi, esi, esti, asmi, 意为“本真常住者”, 与此相应的希腊文就是系动词 eimi, 拉丁文是 esum。另一词源为 bhu, 在希腊文中演变为 phyo, 后来变为 physis<sup>③</sup>, 在拉丁语中为 fui, fuo, 在梵语中为 bhu。据金克木(1980)《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 梵语 as 常在过去时和将来时等形式中改用 bhu, 表示有时间性的存在主要用 bhu, 而表示不含时间变化限制的存在则用 as, as 指单纯的、抽象意义的存在, 或静的、绝对的存在; bhu 指变动的、具体意义的存在, 或动的、相对的存在。海德格尔是从哲学研究的立场出发要从语源上探求“存在”的本义, 并借以阐明他对“存在”的把握。即便如此, 海德格尔也承认, “存在”的本初含义已经消失, 只剩下一个抽象的含义“存在”, 实际上在语言中就是系动词的含义了。海德格尔也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 在所有的印度日耳曼系语言中自始这个‘它在’(estin, est)就贯彻始终。”(1996:71) 而这一点恰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结构特征紧密相连。我们认为巴门尼德之所以赋予系动词以深刻而抽象的哲学内涵, 与其说是因为系动词从词源上讲具有“本真”之意, 不如说系动词本身正是语言表述的核心, 承载着语言中最具抽象性和一般性的信息, 也就是对世界的最一般的认识——存在。“存在”这一哲学概念的提出本就源于对语言现象的概括与抽象。这种对语言的高度抽象的认识实质上是一种语言本质论思想, 因为在巴门尼德那里, 主观与客观是一体的, 通过“存在”, 语言、思想和外在的世界统一起来。以后中世纪思辨语法的方式派和 17 世纪的唯理普遍语法都把系动词看作体现思维方式的核心。

同样,方式派也强调事物的存在方式、理解方式与表达方式是统一的。也许从后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巴门尼德的思想。

在法国十七世纪的《普遍唯理语法》中,与表示思维对象的名词相对,动词被认为是表示思维方式的,它主要表达的是判断,是联系主词和谓词的,但只有系词 *etre*(拉丁语,是)才限于这种单纯的用法,而且只在第三人称、现在时才是这种用法,而大多数动词的用法都与人称、时间以及某种属性相结合,但是,只有表断定是所有动词共同具有的不变的性质,即 *etre* 的第三人称、现在时具有的性质。(阿尔诺、朗斯洛 1660) 虽然唯理语法是从主观认识方面讨论系词的内涵,但赋予了它体现思维方式的核心的内涵,在这里,系动词无疑处于主观认识世界的核心。

同样,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谈到语言的综合时也认为,“只有动词才具有综合设定行为这样一种语法功能。……句子中所有其他的词犹如一堆僵死的、有待联系的材料,只有动词才是孕含着生命、散播着生命的中心环节。通过同一种综合行为,动词利用‘是’(*das Seyn*)这一概念把谓语与主语联系了起来:主语被赋予了存在的属性,同时,一个强有力的谓语连同‘是’的概念转化为一种活动(*ein Handeln*)。于是,只不过有可能发生联系的思维对象转变成了实在的状态或过程。”(洪堡特 1836—1840) 虽然洪堡特在这里的论述中已经仅仅涉及语言和思想的关系,而没有讨论同客观世界的联系,但系动词同样被看作语言行为的核心。

回过头来,再看巴门尼德用系动词的单数第三人称现在时代表主客观统一的世界中永恒而绝对的东西就可以理解了。系动词所具有的意义是所有动词共有的,而动词是古希腊语言表述中的

核心要素。在古希腊语中,动词的变位非常复杂,在巴门尼德看来,具体语言表达中动词的多样的变化所体现的是感觉,是有生灭的,运动的,可分的,不是真正的思想,真正的思想与逻各斯一致,能体现存在,没有时态、人称等多样变化。动词是体现思维的必需的语言成分,同时为了与日常表达的多样的变位所体现的感觉相区别,只能选取一种不变的形态表达思想的陈述。这种方法后来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继承下来,在探讨命题的真假时只考虑现在时。

巴门尼德等人的思想与柏拉图等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分析思想有着渊源关系,而正是柏拉图的逻辑研究走出了古希腊语言分析的第一步。

## 2. 柏拉图对逻各斯的分析

柏拉图关于逻各斯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话录》中的《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和《智者篇》(Sophista,又译《智术之师》)里。

《对话录·泰阿泰德篇》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是知识”。泰阿泰德先后提出三个关于知识的见解:一、知觉就是知识;二、真的意见就是知识;三、真意见加逻各斯就是知识。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逐一进行讨论,最后全部否决了。

说知觉就是知识是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一致的,而这正是柏拉图所反对的,因为它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柏拉图认为,知觉与知识是不同的,感官能感受到的是片面的,例如,耳朵能听到声音,眼睛能看到颜色,只有灵魂能把知觉统一起来,认识到共同的东西,如“同”、“异”、“一”、“二”、“奇数”、“偶数”、“光荣”、“耻辱”、“好”、“坏”等,柏拉图所列举的这些一般的概

念都是类名或形容词,当时并未区分二者。这些概念与柏拉图的“相”或理念的思想相关,而简单的知觉是达不到这些认识的。因此,知觉不能认识真理和存在,它们不是知识。

“意见”(doxa),柏拉图认为是比知识低一层次的认识,相当于对现象的认识。意见借助于已有的知识,但并不一定正确地运用了已有的知识。由此他提出了蜡版说<sup>④</sup>和鸟笼说<sup>⑤</sup>,指出意见有真假之分,而且往往人自身无法确定真假,因此,真的意见也不是知识。

泰阿泰德给出的第三个答案是真的意见加逻各斯是知识。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对此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三种逻各斯可能的含义,一是言语中的句子,也就是把意见用语言说出来,这还够不上是知识,第二是用列举对象的基本因子的方法构成的逻各斯,比如有人问什么是车子,如果回答车子是车轮、车轴、车身等等各个部分构成的,这样的所谓逻各斯也算不上知识,第三是以为举出对象的某些特征就是逻各斯,最后也被苏格拉底否定了。

全篇由表及里地讨论了知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到讨论泰阿泰德的第三个答案时,实际上已在讨论什么是真正的逻各斯的问题。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没有给出确定的回答,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逻各斯与知识是统一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感知到许多东西,却不能用逻各斯表达出来,那他根本称不上具有对这些东西的知识。要把感知的各种东西上升为知识,需要借助于逻各斯。赫拉克里特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逻各斯,巴门尼德认为逻各斯是理性思维的原则方法,柏拉图的观点与这些观念并不矛盾。显然,柏拉图也承认逻各斯与语言关联,但是柏拉图否定了把逻各斯看作具体言语表达的观点,他要赋予逻各斯更抽象而一般的含义。

我们看到,柏拉图要从哲学逻辑方面寻求逻各斯的一般的本质的内涵,而由于逻各斯与语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也就是在寻求语言表达中最一般的性质。逻各斯究竟是什么,他在《智者篇》中给了解答。

这篇对话的主题是给智者下定义,也就是给出关于智者的逻各斯。在这里,柏拉图提出,逻各斯是“相”彼此相互结合在一起。“相”相当于概念,正是相对于感觉的更一般的抽象的认识。他解释说,“必须肯定逻各斯是存在的一个‘种’,如果剥夺了它也就是剥夺了哲学,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我们必须对逻各斯的性质取得一致的看法,如果根本没有它,那就什么都不能说了。如果根本没有彼此的结合<sup>⑥</sup>,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sup>⑦</sup>

接着,柏拉图开始论证“相”的结合。并不是所有的词都能彼此结合,如果词凑在一起毫无所指,就不能结合。

语言中表示“存在”的有两种符号,一种是 Onoma(严群译为“名字”),一种是 rhema(严群译作“谓字”),表示动作的叫作 rhema,表示动作者的叫作 Onoma。一串 rhema 或一串 Onoma 不能指出动作不动作或事物存在不存在的性质,都不成逻各斯。Onoma 和 rhema 初步一配合就成为最简短的逻各斯。所以,逻各斯就是把 rhema 和 Onoma 配合起来,对事物有所表白,对它下断语。因此逻各斯必是关于某一事物的,而且必有其性质,这性质就是真与假。真的是实在的,假的是异于实在的,也就是把非存在当作存在说。

以上都是对语言的分析,接着柏拉图提出,思想是无声的语言,由语言的真假就可发现思想的正确与否。那么,逻各斯表达的实际上就是思想的定义和判断。柏拉图的目的是要从语言分析达



到对思维的认识。

柏拉图对逻各斯的分析是最早的西方命题分析,也是语言分析的第一步,逻各斯是命题,也是语言中的句子,而 *onoma* 和 *rhe-ma* 成为西方语言分析的两个初始的范畴,相当于主词和谓词或主语和谓语,或名词和动词,这二者的关系是语言表达的最基本的结构关系。这成为后世西方语言分析的基础。

从最初的有关逻各斯的思想到柏拉图对逻各斯的第一次切分,我们看到了古希腊语言分析的源头。从赫拉克里特的“逻各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到柏拉图的“相”都认为有一个普遍而永恒的存在,它与理性是同一的,与语言是同一的。因此,由对于绝对真理的探求走到了语言分析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语言本质论者。另一方面,在对绝对真理的认识上,语言成为最直接的对象和依据。无论是巴门尼德还是柏拉图都抽取了他们运用的语言中最根本的特征(系动词或主谓关系)来表达他们对这一绝对的最一般的认识。而他们对语言的根本特征的揭示也成为后来西方语言研究不可动摇的基石。

## 二、“道”与中国古代的名学

### 1. “道”与逻各斯的同与异

逻各斯的概念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起“道”,所以过去一般将“逻各斯”译为“道”。“道”是先秦典籍中应用极其广泛的一个概念,原意为道路,后引申为抽象的道理、规律等含义。

最先把“道”上升到哲学意义的是老子,其意义大致相当于宇宙本原和普遍规律。老子在第一章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第二十五章言:“有